

郭沫若秘密归国

資料 选



0157000

四川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抗战文艺研究室编



A010072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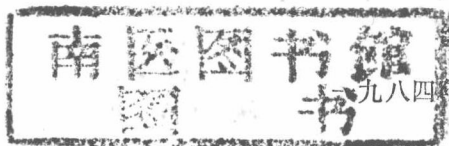
前 言

一九三七年，日本帝国主义向我国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一九二八年就流亡日本、在日本受宪兵严密监视的郭沫若再也住不下去了。经过精心安排，周密计划，他终于避开了日方的耳目，回到祖国，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郭沫若秘密归国资料选》就详细记录了这一曲折的过程。

这个资料选除选了郭沫若和访问安娜均文章外，还选了殷尘的《郭沫若归国秘记》，阿英的《关于郭沫若夫人》等文。为了给研究者提供方便，所选文章均按发表时样子付排。《郭沫若归国秘记》是珍贵的史料，但作者的某些观点显然是错误的，我们对个别地方作了删节。

这个资料选是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抗战文艺研究室选编的，具体参加者为文天行、廖全京、尹鸿禄、王大明。由于水平有限和时间仓卒，难免错误和遗漏，敬请指正。

以期这个资料选对郭沫若研究和抗战文艺研究有所裨益。



编者

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日

0157000

目 录

前言.....	编者
由日本回来了.....	郭沫若 (1)
访安娜夫人.....	唐明中 (12)
关于郭沫若夫人.....	阿英 (20)
郭沫若归国秘记.....	金祖同 (22)
附录:	
“又当投笔请缨时”	赵 穆 (159)
——郭沫若归国述略	

由日本回来了

郭沫若

七月二十五日

今天是礼拜，最后出走的期日到了。自华北事变发生以来，苦虑了十几天，最后出走的时期终竟到了。

昨夜睡甚不安，今晨四时半起床，将寝衣换上了一件和服，踱进了自己的书斋。为妻及四儿一女写好留白，决心趁他们尚在熟睡中离去。

昨晚由我的暗示，安娜及大的两个儿子，虽然知道我已走意，但并不知道我今天便要走。我怕通知了他们，使风声伸张了出去；同时也不忍心看见他们知道了后的悲哀。我是把心肠硬下了。

留白写好了，连最小的六岁的鸿儿，我都用“片假名”（日本的楷书字母）替他写了一张纸，我希望他无病息灾地成长起来。

留白写好了，我又踱过寝室，见安娜已醒，开了电灯在枕上看书，自然是因为我的起床把她惊动了的。儿女们纵横地睡着，均甚安熟。

自己禁不住淌下了眼泪。

揭开蚊帐，在安娜额上亲了一吻，作为诀别之礼。她自然不曾知道我的用意，眼，没有离开书卷。

吻后蹑木屐下庭园，花木都静静地立在清晨的有凉意的空气中，尚在安睡。

梔子开着洁白的花，漾着浓重的有甜味的香。

儿们所掘的一个小池中，有两匹金鱼已在碧绿的子午莲叶间浮出了。

我向金鱼诀了别，向梔子花诀了别，向盛开着各色的大莲花诀了别，向园中一切的景物诀了别。心里默祷着妻儿们的和一切的平安，从篱栅缺口处向田陇上走出。正门开在屋后，我避开了正门。家前的篱栅外乃是一片田畴。稻禾长已三四寸，色作深青。

璧圆的月，离地平线已不甚高，迎头望着我。今天怕是旧历六月十六日吧。

田塍上的草头宿露，湿透了我的木屐。

走上了大道，一步一回首地，望着妻儿们所睡的家。

灯光仍从开着的雨户露出，安娜定然是仍旧在看书。眼泪总是忍耐不住地涌。

走到看不见家的最后的一步了。

我自己毕竟是一个忍人，但我除走这条绝路之外，实在无法忍耐了。

自事变发生以来，宪兵、刑士、正服警察，时时走来监视，作些无聊的话语。这些都已司空见惯，倒也没有什么。但国族临到了垂危的时候了，谁还能安闲地专顾自己一身一家的安全？

处之死地而后生，置之亡地而后存。我自己现在所走的路，我相信正是唯一的生路。

妻儿们为了我的走，恐怕是要受麻烦的吧。这，是使我

数日来最悬念的事。

昨晚，安娜知道了我有走意，曾在席上告戒过我。她说：走是可以的，只是我的性格不定，最足耽心。只要我是认真地在做人，就有点麻烦，也只好忍受了。

女人哟，你这话是使我下定了最后决心的。

你，苦难的圣母！

沿途的人家都还是关闭着的，街路上的电灯都还朦胧着做着梦的眼睛。

路上只遇着了些配报的人。配报者有的投我以颇含惊异、一瞥。

电车还没有开动。走了两个车站，看见在站口上已有两三人在等车了，我也就走到月台上去等着。

儿们醒来，知道了我已出走，不知道是怎样的惊愕。

顶小的可爱的鸿儿，这是我心上的一把剑。儿，望你容恕你的父亲。我是怀抱着万一的希望的，在不久的将来，总可以再见。电车开来了，决绝地踏上了车去。

五点半钟的光景到了东京，又改乘汽车赶赴横滨友人家，在那儿借了套不甚合身的洋服和鞋袜来改了装。九点半钟的时候，友人偕我到车站，同乘“燕号”特别快车，赶赴神户。

这位朋友，我现在还不好写出他的姓名，车票、船票、一切等等，都是他替我办的。我不知道应该怎样感谢他。

沿途都还在出兵。静冈驿有兵车一驾停着，正待开发。月台上有许多男女，手拿着太阳旗在送行。其中有许多穿着制服的高等学校学生和许多中、小学生。

沿途的人家也都插着旗帜表示欢送。有标语横张着，大

书“欢送皇军出征”。

“燕号”车中也有不少的军人。我们坐的二等，在我旁边便坐着一位步兵少佐，手里拿着一卷油印的军事计划书，时而展阅。我偶然瞥见有“第一作战计划”、“第二作战计划”等字样。

太阳正当顶，车中酷热。田里的农人，依然孜孜不息地在耘着稻苗。

火车一过身，路线旁拿着小旗的儿童们有的在欢呼“万岁”。

下午五时半到达神户，坐汽车直达码头。平安地登上了坎拿大公司的“日本皇后号”（Empress of Japan）的A Deck（头等舱）——平生第一次坐头等舱，有如身入天堂。但是，家中的儿女，此时怕已堕入地狱吧？假使在这样舒服的地方，得和妻儿们同路，岂不是也使他们不致枉此一生？

友人把我送上了船，他告辞先走了。

船是九点钟开的，自己因为含悲如痛便蛰居在舱中，从开着的圆窗孔望出，看着在码头上送行的人们。也有些人在投纸卷，五色的纸带在码头与船间的空中形成着玲珑的缨络。

锵琅啦，锵琅啦，锵琅啦……

船终竟离岸了。

五彩的纸缨络，陆续地，断了，断了。

船上的人有的把纸带集成一团投上岸去，岸上的又想把它投上船来，然而在中途堕落了——落在了下面的浮标上。

向住了十年的岛国作了最后的诀别，但有六条眼不能见

的纸带，永远和我联系着。

二十六日

今天依然快晴，海上风平浪静。

一个人坐在舱中写了好几封致日本友人的信。对于日本市川市的宪兵分队长和警察署长也各写了一封，道谢他们十年来的“保护”的殷勤，并恳求对于我所留下的室家加以照顾。

寂寞得不能忍耐，想到三等舱里有一位C君，他是在二十二日的夜里到我寓里来辞过行的。我们虽然将要同船，但我那时没有告诉他。

要听差的把他叫了来，C君吃了一惊。

——先生，你一个人吗？

——是的，我一个人。

以后好一会彼此都没有话说，连C君都有点泪潸潸了。

想起了十四日那一天，写给横滨友人的那首诗。那是写在明信片上寄给他的，用的不免是隐语。他的来片也是隐语，说青年会有西式房间十八、二十、二十四号等，设备均甚周全。青年会者神户也，西式房间者外国船也，号数者，开船的日期也。日本报虽然天天传着紧张的消息，但要和妻儿们生离，实在有点难忍。因此，我便选定了二十四号那最后的一只。实则二十四乃是横滨出帆的日期。

廿四传花信，有鸟志乔迁。

缓急劳斟酌，安危费斡旋。

托身期泰岱，翘首望尧天。

此意轻鹰鹗，群雏刷可怜。

想起了二十四日那一天，预想到回到了上海的那首七律。

又当投笔请缨时，别妇抛雏断藕丝。

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

欣将残骨埋诸夏，哭吐精诚赋此诗。

四万万人齐蹈厉，同心同德一戎衣。

这是用的鲁迅的韵。鲁迅有一首诗我最喜欢，原文是：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第七句记得有点模糊，恐怕稍微有点错字。

原诗大有唐人风韵哀切动人，可称绝唱。我的和作是不成气候的，名实相符的效率而已，但写的时候，自己确有一片真诚，因此工拙也就在所不计了。

细细考虑起来，真的登了岸后，这首诗恐怕是做不出来的。民四（一九一五年）“五七”回国时的幻灭感，在兴奋稍稍镇定了的今天，就象亡魂一样，又在脑际飘荡起来。那时因日本下了袁的美顿书，我匆忙地回国，待回到上海而袁世凯已经屈服了。

一只爱用了十几年的派克钢笔，倒的确和着家室一同被抛在日本了。

但是，缨呢？如有地方可以请，该不会是以备吊颈用吧？

有妹子在西湖，妹倩在那儿经商，到了上海后或者就往西湖去看望我二十五年来不曾见过面的骨肉。

离开四川二十五年，母死不曾奔丧，兄逝不曾临葬，有行年九旬的老父，如可能，也想乘着飞机回去看望一次。

四川的旱灾也是该得去踏访的一件重要的事情。

立定大戒：从此不吃酒，不吸烟，不接近一切的逸乐纷华；但要锻炼自己的身体，要有一个拳斗者的体魄，受戒僧的清规。

我在心中高呼千万遍古今中外的志士仁人之名以为鉴证：金石可勒，此志难渝。

自己是很清明的，并没有发狂。

下午在小艇甲板上遇着一位阿富汗斯坦的商人，能操英语、日语。他约余投环作庭球式的戏，应之。

戏可一小时，流了一身大汗。海风吹荡，甚感快慰。

海水碧青，平铺直坦，略有涟漪。

阿富汗人连连说：跳下去游泳吧，跳下去游泳吧！

但怎样上船呢？我问他。

他把头偏了几下。

那人摩罕默德教的信徒，据说该教中人反对跳舞。

洗了一次澡。

自己随身穿着的一条短裤，已被汗渍，自行浆洗了一次，在电风扇上吹干之。

这短裤和一件布日本服，都是安娜替我手制的，我将要永远保藏着，以为纪念。

傍晚，C君邀了几位朋友来谈话。见我衣不合身，争解装相赠，但是，不是过肥，便是过瘦，不是过短，便是过长。据这样看来，我自己似乎最合乎“中庸”了。我这样说出了，惹到大家好笑。

船上的水手和听差的，几乎全部都是广东人。他们发起了一个“慈善会”，正在募捐。所谓“慈善”者乃是对于抗敌战士之慰劳。因为是在外国人的船上，不好明目张胆地使用救亡抗敌那样的名目。

执事的人到了我房里来，有一位男装的广东女士，普通话说说得满好。

她说，他们要捐钱去慰劳华北的抗敌将士，到了上海立刻便要献给政府，请替他们送到前方去。

她说，船上的中国同胞都很关心，很想知道一些详细的情形，关于国际的和国内的，尤其关于日本的。本日晚他们要在三等舱中开一次大会，要请几位从欧美回国的人和从日本回国的人讲话，还有些余兴，要唱广东戏。

听了这些话，感觉着十分的愉快。他们要我捐，我也就捐了五元。这五元的“慈善”，实在是慈他人之善。我出家时，身上只带了五毛钱的电车费。然而我现在的钱包已有五十块大洋了。这都是那位横滨朋友的慈善事业。

慈善会我没有出席，因为我并没有用本名。三等舱中客人最多，恐有面熟的，反感不便。

二十七日

晨五时起床。

昨夜十时半就寝，睡甚安稳。

吃早餐时，会普通话的广东女士走来报告。

她说，昨晚的会成绩很好，捐了四百块钱的光景。有一位参加了英王加冕礼回来的人最先演说。据说，中国和英国已有协商，中国政府将以最小的牺牲收回全部失地。（她在

“最小的牺牲”那五个字上说得最用力。)上台时备受热烈的鼓掌欢迎，下台时却没有鼓掌。大约因为听的多是广东人，不懂普通话的原故吧。

这位女士短小精干，而且说话也似乎颇懂得“幽默”。

清晨，在枕上又做了一首诗。

此来拚得全家哭，今往还当遍地哀。

四十六年余一死，鸿毛泰岱早安排。

吃中饭时广东女士又来报告，说下午二点半便要到上海了。

我顾虑到自己的衣履太不合身，问了问她：船上的卖店有没现成的可买？

她说：有是有的，但价钱很贵。他们用的美金，一条裤子买起来也要费你七八十块中国钱，你何苦把钱给外国人赚呢？我看你忍耐一下，到上海买合算多了。

我感谢了她的忠告。

她又问我：中国究竟打不打？

我说：论理呢，早就是应该打的；不过究竟能打不能打，我不得而知。

她有点失望的样子。

在上甲板上又遇着那位阿富汗商人，并排着在甲板上散了一回步。

我问他回教人普通行礼的方法是怎样。他把两手向胸前操着，把上身略略屈了一下。他说，就是这样，和中国的打拱差不多。

我请他唱首阿富汗的歌给我听。

他一面走着，毫不犹豫地便低唱了起来。人是那样的魁

梧、歌声却清婉如女子。歌意我是不懂的，他替我用英语翻译了一下；

“I Love You, I Love You,
You are my sweet-heart……” ①

盖乃情歌也。

—Have you sweet-heart?

—Yes, I have.

—Chinese or Japanese

—Chinese and Japanese.

—Oh, have you many, many?

—No, I have only one, because she is Japanese
gir I and become my wife.

—Oh, so But I like more Chinese gir I than
Japa-nese.

—Why?

—Because Chinese gir I is very, very fine. ②

阿富汗商人很愉快地谈着，但他却没有想到我自己的心里是含着悲戚的。

广东女士又走来了，她说，税关要检查行李了，请你把行李收拾好，叫听差的提到上甲板来。

① “我爱你，我爱你，你是我的可爱的心肝”

② 这些是同阿富汗人用英语的对话。（阿）你有爱人吗？（郭）有。（阿）中国人还是日本人？（郭）中国人和日本人。（阿）哦，你有很多，很多？（郭）不，我只有一个，因为她是日本人而成了我的太太。（阿）哦，那样的。但我，比起日本女人来更喜欢中国女人。（郭）为甚么？（阿）因为中国女人很美，很美。

我告诉她，我是什么行李也没有的。

她踌躇了一下，把手中卷着的一本便装书展开来，原来是我的《北伐》。

——好不？——她说，——请你替我签个名？

——你怎么知道我呢？

——我见过你的相片。昨晚我们来捐钱，我早就认出你了，但我没对别人说。我看见你用的假名叫Young Pat-ming，我晓得这里一定是有原故的。这《北伐》上也有你的相片，不过是瘦得多。你现在壮了。

我自己没带笔，走进“纱笼”去，在《北伐》的第一面上替她题了两句旧诗句：“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

自己是壬辰年生的，今年四十六岁。想起了十几年前，在上海城隍庙曾被一位看相的人开过玩笑，说我四十六岁交大运。此事是记在我的一篇杂文《湖心亭》里面的。忽然忆及，顿觉奇验。所谓“大运”者，盖生死大运也。

海水呈着嫩黄的颜色了。

1937年8月1日脱稿

访安娜夫人

唐 明 中

安娜夫人欣然允诺，约定一天下午在上海大厦会见我们。这天下午，我和小杨提前半个小时赶到了外滩。按约，准四时在上海大厦门前和郭博同志相会。我们走到苏州大桥时，迎面碰上了郭博同志家中那位热情好客的阿姨，她满面笑容：“我刚从大厦来。先生（郭博）已经在老太太处等你们了。”老太太是他们家对安娜习惯的尊称。

“四川家乡来的，老太太见到你们是会挺高兴的。”她对老太太是充满了敬仰爱慕的心情的：“老太太近九十高龄的人，眼睛灵，耳也聪。除了购买东西上商店，她整天都是看书看报。老太太自己说，她一生最喜欢的就是看书看报。”

好客的阿姨领着我和小杨，径直走进了大厦。

通过一条正在进行维修工程的过道，在尽头的一间房门前，阿姨轻轻地敲了几下。郭博同志开门让我们进入室内。窗明几净，一切井井有条。房里陈设简朴、大方、素雅，卧室、书房，会客室三位一体，给人以轻爽舒适美的享受。

郭夫人临窗坐在书桌旁边的高靠背椅上，宁静、慈祥、和善。安娜夫人缓缓地站起来，向我们致日本礼。她那敏捷的动作，实在使人难以相信她是年已近九十高龄的老人。我恭恭敬敬地向老夫人鞠了两个躬。

服务员送来了香茶，安娜夫人端出糖果。她一次又一次地叫我们品尝，把一个个的糖块亲手送到我们的手中，亲手把香茶端到我们的面前。她用中国话说：“你们是客人，我要给你们端茶。”

安娜夫人把我和小杨分别安置在两张单人沙发椅上，自己则端来一条四方形木质小凳，面向着我们。郭博同志紧依在她身边。我几次要求与老夫人换位，都没有得到她的允诺。郭博同志告诉我：“她习惯了”。我们四人自然地形成一个椭圆形围坐在一张小圆桌前，桌上放着鲜艳的吐出幽香的盆花。安娜夫人主要用日语和我们讲话，郭博同志成了翻译。

安娜夫人一边谈话，一边会神地翻阅着乐山风光照片。十分高兴。她告诉我们：“五十年代她去过重庆。到过昆明。”说到昆明，老夫人喜悦地说：“昆明是个多民族的地方，有好多的少数民族。”我以半惋惜、半希望的语气说：“您还没有去过成都，没有去过乐山，今年秋高气爽的时候，回乐山老家看看吧！”

“老了，今天晚上睡下，也可能明天就起不来”她边说边站起来，双手向地做了一个卧在地下的动作。这时我才注意到，老夫人身着依然是日本式的冬装。这位老人虽然高龄，但没有龙钟之衰态。肤色红润不显斑点。她风趣地告诉我们：“年轻时候的身高是一米六七。”她用手向下按了两下说：“现在……。”她告诉我们她老了，人长矮了。她的背部的确呈现出弓字形状。她历尽艰辛，饱尝苦难。

我们向老夫人介绍乐山，地处大渡河、青衣江、岷江三江的汇流之处。大渡河即沫水，青衣江即若水。郭沫若之名由此而来。她没有听我们讲述完，就略为提高了嗓音，兴奋

地接连用中国话说：“我知道，我知道。”

安娜夫人双手紧合，轻松地放在自己的怀前，思而后神态自如地回忆说：“郭沫若对中国古文化有很高的修养，但在学生时代，他对外国的文化懂得不多。那时候我经常劝他：这样不行。告诉他应该读那些书，推荐他读了很多的书。在这个方面，我为他做过不少的工作，对他有过影响。当时他很勤苦；他读了德国的、英国的、俄国的一些名著。后来他成了文化名人。”

“九州帝大期间，郭沫若写的作品，我都是先看过的，有的作品，我还出过好多的主意，也起过一些作用。往往是我要求他写，他写好后我又看，出了主意，他又改。”

安娜对郭老的关怀，从生活到做学问，都花去了不少心血。从郭老当时写给家里的信中，完全可以得到证明。一九一八年三月，郭老从日本寄给父母亲的一封信中这样写道：

“男在此间，日日都在认真读书，并且有许多好朋友，互相提携。家事一切，都是和儿母经手，不消儿过问。和儿亦渐渐长大，无病无痛。”她继续向我们介绍她的家事：

“我的祖先也是读书人，学汉语。祖先好多人来过中国，又从中国带了好多的中国古书回去，开办了学校，教授了好多的日本人。”

郭博同志对我们说：“我母亲的家是开明的。她不是一个小框内的人。我的外曾祖父就是日本北海道大学的创始人，首届校长。最近我还从这个学校毕业出来的学生那里得到证实。我的外祖父佐藤右卫门，是日本北海道大学土木系毕业的工程师。后来由于他对残酷的战争的憎恶，转向了基督教，当上了牧师。”